白氏長慶集/卷06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六十四 ◄

白氏長慶集
卷六十五　策林四

► 卷六十六

策林四

五十五、止獄措刑，在富而教之

問：成康御宇，囹圄空虛，文景繼統，刑罰不用；太宗化下，而人不犯。成此功者，其效安在？桀紂在上，比屋可誅；秦氏爲君，赭衣滿道。致此弊者，其故安在？今欲鑒桀、紂、秦氏之弊，繼周、漢、太宗之功，使人有恥且格，刑措不用。備詳本末，著之於篇。

臣聞仲尼之訓也，既庶矣而後富之，既富矣而後教之。管子亦云：「倉廩實，知禮節。衣食足，知榮辱。」然則食足財豐，而後禮教所由興也；禮行教立，而後刑罰所由措也。蓋前事之不忘，後事之元龜，臣請以前事明之。當周成康之時，天下富壽，人知恥格，故囹圄空虛，四十餘年；當漢文景之時，節用勸農，海內殷實，人人自愛，不犯刑法，故每歲決獄，僅至四百；及我太宗之朝，勤儉化人，人用富庶，加以德教，至於昇平，故一歲斷刑，不滿三十。雖則明聖慎刑，賢良恤獄之所致也，然亦由天下之人，生厚德正而寡過也。當桀紂之時，暴征讐斂，萬姓窮苦，有怨無恥，奸宄並興，故是時也，比屋可戮；及秦之時，厚賦以竭人財，遠役以殫人力，力殫財竭，盡爲寇賊，羣盜滿山，赭衣塞路，故每歲斷罪，數至十萬。雖則暴君淫刑，奸吏弄法之所致也，然亦由天下之人，貧困思奸而多罪也。由是觀之，刑之繁省，繫於罪之眾寡也；教之廢興，繫於人之貧富也。聖王不患刑之繁，而患罪之眾；不患教之廢，而患人之貧。故人苟富，則教斯興矣；罪苟寡，則刑斯省矣。是以財產不均，貧富相併，雖堯舜爲主，不能息忿爭而省

刑獄也；衣食不充，凍餒並至，雖皋陶爲士，不能止奸究而去盜賊也。若失之於本，求之於末，雖聖賢並生，臣竊以爲難矣。至若察小大之獄，審輕重之刑，定加減於科條，得情僞於察色，此有司平刑之要也，非王者卹刑之德也。至若盡欽卹之道，竭哀矜之誠，使生者不怨，死者不恨，此王者卹刑之法也，非聖人措刑之道也。必欲端影於表，澄流於源，則在乎富其人，崇其教；開其廉恥之路，塞其冤濫之門，使人內樂其生，外畏其罪，則必過犯自省，刑罰自措，斯所謂致羣心於有恥，立大制於不嚴，古者有畫衣冠異章服而人不犯者，由此道素行也。

五十六、論刑法之弊，升法科選法吏

問：今之法，貞觀之法，今之官，貞觀之官，昔何爲而太和，今何爲而未理？事同效異，其故何哉？將刑法不便於時耶，抑官吏不得其人耶？

臣伏以今之刑法，太宗之刑法也，今之天下，太宗之天下也，何乃用於昔而俗以寧壹，行於今而人未休和？臣以爲非刑法不便於時，是官吏不循其法也。此由朝廷輕法科，賤法吏，故應其科與補其吏者，率非君子也，甚多小人也。蓋刑者，君子行之，則誠信而簡易，簡易則人安；小人習之，則詐僞而滋彰，滋彰則俗弊。此所以刑一而用二，法同而理殊者也。矧又律令塵蠹於棧閣，制勅堆盈於案几，官不徧覩，法無定科。今則條理輕重之文，盡詢於法直，是使國家生殺之柄，假在於小人。小人之心，孰不可忍，至有黷貨賄者矣，有怙親愛者矣，有陷讐怨者矣，有畏權豪者矣，有欺賤弱者矣。是以重輕加減，隨其喜怒，出入比附，由乎愛憎，官不察其所由，人不知其所避。若然，則雖有貞觀之法，苟無貞觀之吏，欲其刑善，無乃難乎？陛下誠欲申明舊章，剗革前弊，則在乎高其科重其吏而已。臣謹按漢制，以四科辟士，其三曰：「明習律令，足以決狐疑，能按章覆問，文中御史者，辟而用之。」伏惟陛下懸法學爲上科，則應之者必俊乂也；升法直爲清列，則授之者必賢良也。然後考其能，奬其善，明察守文者擢爲御史，欽恤用情者遷爲法官。如此，則仁恕之誠，廉平之氣，不散於簡牘之間矣；掊刻之心，舞文之弊，不生於刀筆之下矣。與夫愚詐小吏，竊而弄之者，功相萬也。臣又聞管仲奪伯氏之邑，沒無怨言；季羔刖門者之足，亡而獲宥；孔明黜廖立之位，死而垂泣。三子者，可謂能用刑矣。臣伏思之，亦何代無其人哉，在乎求而用之，考而奬之而已。伏惟陛下再三察焉。

五十七、使人畏愛悅服，理大罪赦小過

問：政不可寬，寬則人慢，刑不可急，急則人殘，故失於恢恢，則漏網而爲弊，務於察察，則及泉而不祥。將使寬猛適宜，疎密合制，上施畏愛之道，下有悅服之心，刑政之中，何者爲得？

臣聞聖人在上，使天下畏而愛之，悅而服之者，由乎理大罪赦小過也。《書》曰：「宥過無大。」況小者乎？「刑故無小」，況大者乎？故宥其小者仁也，仁以容之，則天下之心，愛而悅之矣；刑其大者義也，義以糾之，則天下之心，畏而服之矣。臣竊見國家用法，似異於是。何則？急察之政，急於朝官，而寬於外官；懲戒之刑，加於小吏，而縱於長吏。是則權輕而過小者，或反繩之；寄重而罪大者，或反捨之。臣復思之，恐非先王宥過刑故之道也。然則大小之喻，其猶魚耶？魚之在泉者小也，察之不祥；魚之吞舟者大也，漏之不可。刑煩猶水濁，水濁則魚喁；政寬猶防決，防決則魚逝。是以善爲理者，舉其綱，疎其網，綱舉則所羅者大矣，網疎則所漏者小也。伏惟陛下舉其綱於長吏，疎其綱於朝官，舍小過以示仁，理大罪而明義，則畏愛悅服之化，暗然而日彰於天下矣。

五十八、去盜賊，舉德選能安業厚生

臣聞聖王之去盜賊也，有二道焉；始則舉有德，選有能，使教化大行，姦宄者去，次又安其業，厚其生，使廉恥大興，貪暴者息。故舜舉皋陶，不仁者遠，晉用士會，盜奔於秦，此舉德選能之效也；成康阜其俗，禮讓興行，文景富其人，盜賊屏息，此安業厚生之驗也。由是觀之，則俗之貪廉，盜之有無，繫於人之勞逸，吏之賢否也。方今禁科雖嚴，桴鼓未靜，攸　　者時聞於道路，穿窬者或縱於鄉閭。無乃陛下之人，有多困窮凍餒者乎？無乃陛下之吏，有非循良明白者乎？伏惟陛下大推愛人之誠，廣喻稱善之旨，厚其生業，使俗知恥格，舉以賢德，使國無倖人，自然廉讓風行，姦濫日息，則重門罕聞於擊柝，外戶庶見於不扃者矣。

五十九、議赦

臣謹按《書》曰：「眚災肆赦。」又《易》曰：「雷雨作解，君子以赦過宥罪。」斯則赦之不可廢也必矣。《管子》曰：「赦者奔馬之委轡也，不赦者痤疽之礪石也。」又諺曰：「一歲再赦，婦兒喑啞。」斯又赦之不可數也明矣。然則赦之爲用，用必有時，數既失之，廢亦未爲得也。何者？赦之爲德大矣，爲賊亦甚矣。大凡王者踐祚改元之初，一用之則爲德也；居常致理之際，數用之則爲賊也。故踐祚而無赦，則布新之義缺，而

好生之德廢矣；居常有數赦，則惠姦之路啟，而　　亂之門開矣。由此而觀，蓋赦者可疎而不可數也，可重而不可廢也。用捨之要，其在茲乎？

六十、救學者之失，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

問：學者教之根，理之本。國家設庠序以崇儒術，張禮樂而厚國風，師資肅以尊嚴，文物煥其明備，何則學《詩》《書》者，拘於文而不通其旨，習禮樂者，滯於數而不達其情，故安上之禮未行，化人之學將落。今欲使工祝知先王之道，生徒究聖人之心，《詩》《書》不失於愚誣，禮樂無聞於盈減，積之爲言行，播之爲風化，何爲何作，得至於斯？

臣聞化人動眾，學爲先焉，安上尊君，禮爲本焉，故古之王者，未有不先於學本於禮，而能建國君人，經天緯地者也。國家刪定六《經》之義，裁成五《禮》之文，是爲學者之先知，生人之大惠也。故命太常以典禮樂，立太學以教《詩》《書》，將欲使四術並舉而行，萬人相從而化。然臣觀之，太學生徒，誦《詩》《書》之文，而不知《詩》《書》之旨；太常工祝，執禮樂之器，而不識禮樂之情。遺其旨，則作忠興孝之義不彰，失其情，則合敬同愛之誠不著，所謂去本而從末，棄精而好粗。至使陛下語學有將落之憂，顧禮有未行之嘆者，此由官失其業，師非其人，故但有修習之名，而無訓導之實也。伏望審官師之能否，辨教學之是非，俾講《詩》者以六義風賦爲宗，不專於鳥獸草木之名也；讀《書》者以五代典謨爲旨，不專於章句詁訓之文也；習禮者以上下長幼爲節，不專於俎豆之數、裼襲之容也；學樂者以中和友孝爲德，不專於節奏之變、綴兆之度也。夫然，則《詩》《書》無愚誣之失，禮樂無盈減之差。積而行立者，乃升之於朝廷；習而事成者，乃用之於宗廟。是故溫柔敦厚之教，疏通知遠之訓，暢於中而發於外矣；莊敬威嚴之貌，易直子諒之心，行於上而流於下矣。則覩之者莫不承順，聞之者莫不率從，管乎人情，出乎理道，欲人不化上不安，其可得乎？

六十一、黜子書

臣聞仲尼沒而微言絕，七十子喪而大義乖，大義乖則小說興，微言絕則異端起，於是乎歧分派別，而百氏之書作焉。然則六家之異同，馬遷論之備矣，九流之得失，班固敘之詳矣，是非取舍，較然可知。今陛下將欲抑諸子之殊途，遵聖人之要道，則莫若宏四術之正義，崇九《經》之格言。故正義著明，則六家之異見，不除而自退矣；格言具舉，則九流之偏說，不禁而自隱矣。夫如是，則六家九流，尚爲之隱退，況百氏之殊文詭制，得不藏匿而銷盪乎？斯所謂排小說而扶大義，斥異端而闡微言，辨惑、嚮方、化人、成

俗之要也。伏惟陛下必行之。

六十二、議禮樂

問：禮樂並用，其義安在？禮樂共理，其效何徵？禮之崩也，何方以救之乎？樂之壞也，何術以濟之乎？

臣聞序人倫，安國家，莫先於禮；和人神，移風俗，莫尚於樂。二者所以並天地，參陰陽，廢一不可也。何則？禮者納人於別，而不能和也；樂者致人於和，而不能別也。必待禮以濟樂，樂以濟禮，然後和而無怨，別而不爭。是以先王並建而用之，故理天下如指諸掌耳。《志》曰：「六經之道同歸，而禮樂之用爲急。」故前代有亂亡者，由不能知之也；有知而危敗者，由不能行之也；有行而不至於理者，由不能達其情也；能達其情者，其唯宗周乎？周之有天下也，修禮達樂者七年，刑措不用者四十年，負扆垂拱者三百年，龜鼎不遷者八百年，斯可謂達其情、臻其極也。故孔子曰：「吾從周。」然則繼周者，其唯皇家乎？臣伏聞禮減則銷，銷則崩；樂盈則放，放則壞。故先王減則進之，盈則反之，濟其不及而洩其過，用能正人道，反天性，奮至德之光焉。國家承齊、梁、陳、隋之弊，遺風未弭，故禮稍失於殺，樂稍失於奢。伏惟陛下慮其減銷，則命司禮者大明唐禮；防其盈放，則詔典樂者少抑鄭聲。如此則禮備而不偏，樂和而不流矣。繼周之道，其在茲乎？

六十三、沿革禮樂

問：禮樂之用，百王共之。然則歷代以來，或沿而理，或革而亂，或損而興，或益而亡，何述作之跡同，而失得之効異也？方今大制雖立，至理未臻，豈沿襲損益，未適其時宜，將文物聲明，有乖於古制？思欲究盛禮之旨，審至樂之情，不和者改而更張，可繼者守而不失。具陳其要，當舉而行。

臣聞議者曰：「禮莫備於三王，樂莫盛於五帝，非殷周之禮，不足以理天下，非堯舜之樂，不足以和神人。是以總章、辟雍、冠服、簠簋之制，一不備於古，則禮不能行矣；干戚、羽旄、屈伸、俯仰之度，一不修於古，則樂不能和矣。」古今之論，大率如此。臣竊謂斯言，失其本，得其末，非通儒之達識也。何者？夫禮樂者，非天降，非地出也，蓋先王酌於人情，張爲通理者也。苟可以正人倫，寧家國，是得制禮之本意也；苟可以和人心，厚風俗，是得作樂之本情也。蓋善沿禮者，沿其意不沿其名；善變樂者，變其

數不變其情。故得其意，則五帝三王不相沿襲，而同臻於理；失其情，則王莽屑屑習古，適足爲亂矣。故曰行禮樂之情者王，行禮樂之飾者亡，葢謂是矣。且禮本於體，樂本於聲，文物名數所以飾其體，器度節奏所以文其聲，聖人之理也。禮至則無體，樂至則無聲。然則苟至於理也，聲與體猶可遺，況於文與飾乎？則本末取舍之宜，可明辨矣。今陛下以上聖之資，守烈祖之制，不待損益，足以致理，然苟有沿革，則愿陛下審本末而述作焉。葢禮者，以安上理人爲體，以別疑防欲爲用，以玉帛俎豆爲數，以周旋裼襲爲容。數與容，可損益也；體與用，不可斯須失也，樂者，以易直子諒爲心，以中和孝友爲德，以律度鏗鏘爲飾，以綴兆舒疾爲文。飾與文，可損益也；心與德，不可斯須失也。夫然，則禮得其本，樂達其情，雖沿革損益不同，同歸於理矣。

六十四、復樂，古器古曲

問：時議者或云：「樂者，聲與器遷，音隨曲變。若廢今器，用古器，則哀淫之音息矣；若舍今曲，奏古曲，則正始之音興矣。」其說若此，以爲何如？

臣聞樂者本於聲，聲者發於情，情者繫於政。葢政和則情和，情和則聲和，而安樂之音，由是作焉；政失則情失，情失則聲失，而哀淫之音，由是作焉。斯所謂音聲之道，與政通矣。伏覩時議者，臣竊以爲不然。何者？夫器者所以發聲，聲之邪正，不繫於器之今古也；曲者所以名樂，樂之哀樂，不繫於曲之今古也。何以考之？若君政驕而荒，人心動而怨，則雖舍今器用古器，而哀淫之聲不散矣；若君政善而美，人心和而平，則雖奏今曲廢古曲，而安樂之音不流矣。是故和平之代，雖聞桑間濮上之音，人情不淫也，不傷也；亂亡之代，雖聞咸韺韶武之音，人情不和也，不樂也。故臣以爲銷鄭衛之聲，復正始之音者，在乎善其政和其情，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。故曰樂者不可以僞，唯明聖者能審而述作焉。臣又聞若君政和而平，人心安而樂，則雖援簧桴擊野壤，聞之者亦必融融洩洩矣；若君政驕而荒，人心困而怨，則雖撞大鐘伐鳴鼓，聞之者適足慘慘戚戚矣。故臣以爲諧神人和風俗者，在乎善其政歡其心，不在乎變其音極其聲也。

六十五、議祭祀

問：聖王立郊廟重祭祀者，將以展誠敬而事鬼神乎？將欲裨教化而利生人乎？

又問：近者敬失於鬼，祭祀以淫，禳禱者有僭濫諂媚之風，蒸嘗者失疏數豐儉之節。今欲使俗無淫祀，家不黷神，物省費而厚生，人守義而不惑。何爲何作，可以救之？

臣聞祭祀之義，大率有三：禋於天地，所以示人報本也；祠於聖賢，所以訓人崇德也；享於祖考，所以教人追孝也。三者行於天下，則萬人順、百神和，此先王所以重祭祀者也。臣又觀之，豈直若是而已哉。蓋先王因事神而設教，因崇祀以利人，俾乎人竭其誠，物盡其美，美致於鬼，則利歸於人焉。故阜其牲牷，則牛羊不得不蕃矣，豐其黍稷，則倉廩不得不實矣；美其祭服，則布帛不得不精矣。不畜者無牲，不田者無盛，則游惰者不得不懲矣，勤本者不得不勉矣。四者行於天下，雖曰事鬼神，其實厚生業也。故曰：「禮行於祭祀，則百貨可極焉。」斯之謂矣。然則物力有餘，則奢淫之弊起；祀事不節，則諂黷之萌生。先王又防其然也，是以宗廟有數，豐約有度，疏數有時。非其度者，則鬼不享而禮不容；非其類者，則神不歆而刑不舍。二者行於天下，則人與神不相黷矣，不相傷矣。近代以來，稍違祀典，或禮物失於奢儉，或巫史假於淫昏，追遠者昧從生之文，傲福者有媚神之祭，雖未甚弊，亦宜禁之。伏惟陛下崇設人防，申明國典，烝嘗不經者示之以禮，禳禱非鬼者糾之以刑。所謂存其正抑其邪，則人不惑矣；著其誠謹其物，則人厚生矣。斯亦齊風俗和人神之大端也，惟陛下詳之。

六十六、禁厚葬

臣伏以國朝參古今之儀，制喪葬之紀，尊卑豐約，煥然有章。今則鬱而不行於天下者久矣，至使送終之禮，大失其中，貴賤昧從死之文，奢儉乖稱家之義。況多藏必辱於死者，厚費有害於生人，習不知非，寖而成俗，此乃敗禮法傷財力之一端也。陛下誠欲革其弊抑其淫，則宜乎振舉國章，申明喪紀，奢侈非宜者齊之以禮，凌僭不度者董之以威。故威行於下，則壞法犯貴之風移矣；禮適其中，則破產傷生之俗革矣。移風革俗，其在茲乎？

六十七、議釋教，僧尼

問：漢魏以降，像教寖興，或曰足以耗蠹國風，又云足以輔助王化。今欲禁之勿用，恐乖誘善崇福之方；若許之大行，慮成異數殊俗之弊。裨化之功誠著，傷生之費亦深，利病相形，從其遠者。

臣聞上古之化也，大道惟一，中古之教也，精義無二，蓋上率下以一德，則下應上無二心，故儒、墨六家不行於五帝，道、釋二教不及於三王。迨乎德既下衰，道又上失，源離派別，樸散器分，於是乎儒、道、釋之教，鼎立於天下矣。降及近代，釋氏尤甚焉。

臣伏覩其教，大抵以禪定爲根，以慈忍爲本，以報應爲枝，以齋戒爲葉。夫然，亦可誘掖人心，輔助王化。然臣以爲不可者，有以也。臣聞天子者奉天之教令兆人者奉天子之教令，令一則理，二則亂，若參以外教，二三孰甚焉？況國家以武定禍亂，以文理華夏，執此二柄，足以經緯其人矣，而又區區西方之教，與天子抗衡，臣恐乖古先惟一無二之化也。然則根本枝葉，王化備焉，何必使人棄此取彼？若欲以禪定復人性，則先王有恭默無爲之道在；若欲以慈忍厚人德，則先王有忠恕惻隱之訓在；若欲以報應禁人僻，則先王有懲惡勸善之刑在；若欲以齋戒抑人淫，則先王有防欲閑邪之禮在。雖臻其極則同歸，或能助於王化，然於異名則殊俗，足以貳乎人心。故臣以爲不可者，以此也。況僧徒月益，佛寺日崇，勞人力於土木之功，耗人利於金寶之飾，移君親於師資之際，曠夫婦於戒律之間。古人云：「一夫不田，有受其餒者；一婦不織，有受其寒者。」今天下僧尼，不可勝數，皆待農而食，待蠶而衣，臣竊思之，晉宋齊梁以來，天下凋弊，未必不由此矣，伏惟陛下察焉。

六十八、議文章，碑碣詞賦

問：國家化天下以文明，奬多士以文學，二百餘載，文章煥焉。然則述作之間，久而生弊，書事者罕聞於直筆，褒美者多覩其虛辭。今欲去僞抑淫，芟蕪剗穢，黜華於枝葉，反實於根源，引而救之，其道安在？

臣謹案《易》曰：「觀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」《記》曰：「文王以文理。」則文之用大矣哉！自三代以還，斯文不振，故天以將喪之弊，授我國家。國家以文德應天，以文教牧人，以文行選賢，以文學取士，二百餘年，煥乎文章，故士無賢不肖，率注意於文矣。然臣聞大成不能無小弊，大美不能無小疵，是以凡今秉筆之徒，率爾而言者有矣，斐然成章者有矣，故歌詠、詩賦、碑碣、讚誄之制，往往有虛美者矣，有媿辭者矣。若行於時，則誣善惡而惑當代，若傳於後，則混真僞而疑將來。臣伏思之，大非先王文理化成之教也。且古之爲文者，上以紉王教，繫國風，下以存炯戒，通諷諭，故懲勸善惡之柄，執於文士褒貶之際焉，補察得失之端，操於詩人美刺之間焉。今褒貶之文無覈實，則懲勸之道缺矣，美刺之詩不稽政，則補察之義廢矣，雖彫章鏤句，將焉用之？臣又聞稂莠秕稗生於穀，反害穀者也；淫辭麗藻生於文，反傷文者也。故農者耘稂莠，簸秕稗，所以養穀也；王者刪淫辭，削麗藻，所以養文也。伏惟陛下詔主文之司，諭養文之旨，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，雖質雖野，採而奬之，碑誄有虛美媿辭者，雖華雖麗，禁而絕之。若然，則爲文者必當尚質抑淫，著誠去僞，小疵小弊，蕩然無遺矣。則何慮乎皇家之文章，不與三代同風者歟？

六十九、採詩，以補察時政

問：聖人之致理也，在乎酌人言察人情，而後行爲政順爲教者也。然則一人之耳，安得遍聞天下之言乎？一人之心，安得盡知天下之情乎？今欲立採詩之官，開諷刺之道，察其得失之政，通其上下之情，子大夫以爲何如？

臣聞聖王酌人之言，補已之過，所以立理本，導化源也，將在乎選觀風之使，建採詩之官，俾乎歌詠之聲，諷刺之興，日採於下，歲獻於上者也。所謂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自誡。大凡人之感於事，則必動於情，然後興於嗟歎，發於吟詠，而形於歌詩矣。故聞《蓼蕭》之篇，則知澤及四海也；聞《禾黍》之詠，則知時和歲豐也；聞《北風》之詩，則知威虐及人也；聞《碩鼠》之刺，則知重斂於下也；聞「廣袖高髻」之謠，則知風俗之奢蕩也；聞「誰其穫者婦與姑」之言，則知征役之廢業也。故國風之盛衰，由斯而見也；王政之得失，由斯而聞也；人情之哀樂，由斯而知也。然後君臣親覽而斟酌焉，政之廢者修之，闕者補之，人之憂者樂之，勞者逸之。所謂善防川者，決之使導，善理人者，宣之使言。故政有毫髮之善，下必知也；教有錙銖之失，上必聞也。則上之誠明，何憂乎不下達，下之利病，何患乎不上知？上下交和，內外胥悅，若此而不臻至理，不致昇平，自開闢以來，未之聞也。老子曰：「不出戶，知天下。」斯之謂歟！

七十、納諫，上封章廣視聽

問：國家立諫諍之官，開啟沃之路久矣，而謇諤者未盡其節，謀猷者未竭其誠。思欲取天下之耳目，裨我視聽，盡天下之心智，爲我思謀，政之壅蔽者決於中，令之絕滅者通於外，上無違德，下無隱情。何爲何方，得至於此？

又問：先王立訓，唯諫是從。然則歷代君臣，有賢有否，至若獻替之際，是非之間，若君過臣規，固宜有言必納，如上得下失，豈可從諫如流？以是訓人，其義安在？

臣聞天子之耳，不能自聰，合天下之耳聽之而後聰也；天子之目，不能自明，合天下之目視之而後明也；天子之心，不能自聖，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後聖也。若天子唯以兩耳聽之，兩目視之，一心思之，則十步之內，不能聞也，百步之外，不能見也，殿庭之外，不能知也。而況四海之大，萬幾之繁者乎？聖王知其然，故立諫諍諷議之官，開獻替啟沃之道，俾乎補察遺闕，補助聰明，猶懼其未也，於是設敢諫之鼓，建進善之旌，立誹

謗之木，工商得以流議，士庶得以傳言，然後過日聞而德日新矣。是以古之聖王，由此塗出焉。臣又聞不棄死馬之骨，然後良驥可得也，不棄狂夫之言，然後嘉謀可聞也，苟臣管見之中，有可取者，陛下取而行之，苟臣芻言之中，有可採者，陛下採而用之，則聞之者必曰：「如某之言，如某之見，猶且不棄，況愈於某之徒歟？」則天下謀猷之士，得不比肩而至乎？天下謇諤之臣，得不繼踵而來乎？故覽其謀猷，則天下之利病，如懸於握中矣；納其謇諤，則朝廷之得失，如指諸掌內矣。所謂用天下之耳聽之，則無不聰也；用天下之目視之，則無不明也；用天下之心識思謀之，則無不聖神也。聖神啟於上，聰明達於下，如此則何壅蔽之有耶，何絕滅之有耶？臣又嘗觀歷代人君有愚有賢，舉事非盡失也，人臣有能有否，出言非盡得也，然則先王勤勤懇懇，勸從諫、誡自用者又何哉？豈不以自古以來，君雖有得，未有愎諫而理者也，況其有失乎？臣雖有失，未有從諫而亂者也，況其有得乎？勤懇勸誡之義，在於此矣，惟陛下鑒之。

七十一、去諂佞從讜直

問：天地無私，賢愚間生焉；理亂有時，邪正迭用焉。然則理代豈無愚邪者耶，將有而不任耶？亂代豈無賢正者耶，將有而不用耶？思決所疑，可徵其驗。

又問：歷代之君，無不知用賢則理，用愚則亂，從諫興，從佞亡也。而取舍之際，紛然自迷，故誅放者多非小人，寵用者鮮有君子，至使衰亡危亂，歷代相望。豈臣之邪正惑其心乎，將已之愛惡昏其鑒乎？昏惑之由，必有其故。

臣聞昏明不並興，邪正不兩廢。葢賢者進則愚者退矣，曲者用則直者隱矣，亦由晝夜相代，寒暑相推，必然之理也。然則盛明之代，非無小人，小人之道消，不能見而爲亂也；昏衰之代，非無君子，君子之道消，不肯出而爲理也。故殷紂之末，三仁在朝，虞舜之初，四凶在位，雖仁在朝，不能用之，所以喪天下速於旋踵也，雖凶在位，卒能去之，所以理天下易如覆掌也。用舍興亡之驗，唯明主能察之。然則歷代之主，莫不知邦以賢盛，以愚衰，君以諫安，以佞危，然則有前車覆而後車不誡者何也？葢常人之情，悅其從命遜志者，惡其違己守道者，又君子難進而易退，況惡之乎？小人易進而難退，況悅之乎？是則常主之待君子也，必敬而疎，其遇小人也，必輕而狎。狎則恩易下及，疎則情難上通，是以面從者日親，動則假虎威而自負也，骨鯁者日疎，言則犯龍鱗而必死也。故政令日以壞，邦家日以傾，斯所以變盛爲衰，轉安爲危者矣。是以明主知君子之守道也，雖違於己，引而進之；知小人之徇惑也，雖從於命，推而遠之；知讜言之爲良藥也，雖逆於耳，恕而容之；知佞言之爲美疹也，雖遜於心，忍而絕之。故政令日以和，邦家

日以理，斯所以變衰爲盛，轉危爲安者矣。盛衰安危之效，唯明主能鑒之。

七十二、使臣盡忠人愛上，在乎明報施之道

夫欲使臣節盡忠，人心愛上，則在乎明報施之道也。《傳》曰：「美惡周必復。」又曰：「其事好還。」然則復與還，皆報施之謂也。夫日月不復，則晝夜不生；陰陽不復，則寒暑不行；善惡不復，則君臣不成。昔者五帝接其臣以道，故其臣致君以德也；三王使其臣以禮，故其臣事君以忠也；秦漢以降任其臣以利，故其臣奉君以賈道。賈道者，利則進，不利則退。故君昏寡救惡之士，國危鮮致命之臣，是以其君獨安獨危，其臣亦獨憂獨樂。君臣之道，旣阻於上，則兆庶之心，不得不離於下也。故曰君視臣如股肱，則臣事君如元首；君待臣如犬馬，則臣待君如路人；君愛人如赤子，則人愛君如父母；君視人如土芥，則人視君如冦讐。孔子云：「審吾之所以適人，知人之所以求我也。」則盡忠愛上之策，在於此不在於彼矣。

七十三、養老，在使之壽富貴

臣聞昔者西伯善養老而天下歸心。善養者，非家至戶見衣而食之也，蓋能爲其立田里之制以安其業，導樹畜之產以厚其生，使生有所養，老有所終，死有所送也。近代之主，以爲老者非帛不煖，非肉不飽，而特頒其布帛肉粟之賜，則謂養老之道，盡於是矣。臣以爲此小惠也，非大德也。何則？賜之以布帛，仁則仁矣，不若勸其桑麻之業，使天下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；賜之以肉粟，惠則惠矣，不若教其雞豚之畜，使天下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然後牧以仁賢，慎其刑罰，雖不與之年，而老者得以壽矣；不奪其力，不擾其時，雖不與之財，而老者得以富矣；使幼者事長，少者敬老，雖不與之爵，而老者得以貴矣。此三代盛王所以不遺年而興孝者，用此道也。

七十四、睦親，選用

臣聞聖人南面而理天下，自人道始矣。人道之始，始於親親。故堯之教也，睦九族而平百姓；文王之訓也，刑寡妻而御家邦。斯可謂教之源，理之本也。今陛下誠欲推其恩，廣其愛，使惠洽九族，化流萬人，則宜乎先親後疎，自近及遠者也。然後置其師傅，閑之以教訓，選其賢能，授之以官政，或出爲牧守，入爲公卿，如此則雖無三代封建之名，而有三代翼戴之實也。使《棣華》之詠協於內，《麟趾》之風著於外，所謂枝葉茂而根本可庇，骨肉厚而家國俱肥，則天下之人，相從而化矣。故曰未有九族睦而萬人叛者也，

未有九族離而萬人和者也。蓋先王所以布六順而化百姓，敷五教而協萬邦者，由此道素行也。

七十五、典章教令

問：子大夫才膺間出，副我旁求，宜當悉心，靡有所隱。其或典章有違於古，禁令不便於今，爾無面從，予將親覽。

臣伏以今之典章，百王之典章也，安有戾於古道者歟；今之禁令，列聖之禁令也，安有乖於昔時者歟？但在乎奉與不奉，行與不行耳。陛下之念至此，誠思理之心切，好問之旨深也。此臣所以極千慮、昧萬死而獻狂直者，以副天心之萬一焉。臣聞典章不能自舉，待教令而舉；教令不能自行，待誠信而行。今百王之典具在，列聖之法明備，而禁未甚止，令未甚行者，臣愚以爲待陛下誠信以將之。昔宓賤行化，德及泉魚，非嚴刑所致也，推其誠而已；魯恭爲理，仁及春翟，非猛政所驅也，委其信而已。今以陛下上聖之資，仁惠之力，令行禁止之勢，萬萬於一邑一宰也，何慮教不敷而化不洽乎？臣聞周公之理也，周年而變，三年而化，五年而定。陛下苟能勤教令以撫之，推誠信以奉之，則三年化成，五年理定，臣竊未以爲遲矣。伏惟陛下少垂意而待焉。